

张联芳 主编

上古卷

世界史通俗演义



郭小凌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21 号

责任编辑：吴超莹
封面装帧：丁品
封面绘画：高荣生

世界史通俗演义

上古卷

郭小凌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100005)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15.5 字数：395000

1992 年 3 月第 1 版 199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总序

演义，是我国一种传统的通俗文学形式，它在传播知识、满足人们艺术欣赏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巨大而深远。如《三国演义》，古人就有凡饮水处皆有读《三国演义》者之说。它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且读者遍及五大洲；日本和东南亚地区的“三国热”，曾风靡一时。究其原因，读者不仅可藉此通晓三国史概，明辨战争因果，分清善良丑恶，还可循着作者的生花妙笔，遨游神州大地，领略如珠妙语，陶冶情操。

然世界之事，上下数千年，洋洋大观，是否也可写成这样的作品，成为广大读者的精神食粮呢？这是近些年不少朋友不约而同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此言除表示出喜爱并期待这类演义作品早日问世之心外，也是在询问：人类社会的发展作为一门科学如何与文学艺术融为一体？

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是一个长期争论、极其复杂的哲学理论问题，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这里仅从历史演义，亦即从我们编撰本书的思想基础的角度，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窃以为，一部好的历史演义，应具有科学性、艺术性和启喻性的特质。所谓科学性，就是求真，从准确无误的史实中找出历史本身所固有的发展规律来。艺术性就在于它能够通过形象思维，具体而生动地再现历史的主体——人类的活动及其内心世界，展示出历史的美学价值和史学家的审美观。启喻性则是提供历史经验及伦理道德规范，以教育后世。此“三性”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

联系。启喻性要以科学性为基础，而艺术性则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启喻性。科学性与艺术性在理论上虽有对立，但在实践中却可趋于统一。古人所谓的文人不能写史而史家必须通文，以及有关才、学、识、德熔于一炉和词章、义理、考据不容偏废的观点，就多少带有这个意思。这里应强调，科学性是灵魂，固然需我们来维护，但艺术性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否则人类的精神风貌难以展现，亦即失去历史的风骨、趣味和感染力。启喻性不仅与艺术性而且也与科学性相通，因为它们最终殊途同归，都以各自的社会手段和作用，造福于人类。总之，这“三性”是统一的整体，缺少任何一“性”，历史演义就不那么完全、有效果了。

有些朋友也许会问，你们的“三性”结合的作品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本书所作的尝试是这样的：在写法上，虽然运用了表现形象与个性的文学手段，但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小说，因为它受到信史史料的制约，不能虚构历史人物及其活动情节。即使采用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和野史记实，亦须查有旁证，勿敢游谈无根。本书还使用了迄今为止不曾被使用的文献资料，作为文学手段的依据。在内容上，也有别于以往《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一类书，这类书因受到传统史法的影响，大多演的是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篡弑、王朝递变乃至社会战乱之义，很少涉及活跃在经济和科学文化领域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人民大众的活动。而我们则力图加强表现后者的篇幅，以全面地反映人类社会之貌。在形式上，我们还试图摆脱现行学说体系和结构的框框，突出演义特色，以人物为中心展现世界史画卷，在描写重要历史人物的典型环境中，见科学，见艺术，见知识，见趣味。在继承演义这一古老表现形式的同时，我们也对其加以改革和发展，并尽量博取现代演义小说之长，使本书从内容到形式都更加符合我国广大读者的欣赏水平。

说到这里，不禁令人慨叹：主编这部《世界史通俗演义》，无疑是负重远行。但是，振兴我国世界史学科、传播人类历史知识、

提供“前车之鉴”、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乃每位史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为责任感所驱，主编者愿与诸位同仁一起焚膏继晷，稍尽绵薄。

现在，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艺术写生，终于呈现在读者眼前了。我们的尝试究竟成功与否，则要靠读者朋友们来评判了。这正是：

电光石火数千年，碑史官书久有传。
真谛为经翻旧论，全球取料撰新篇。
“群氓”创业是豪杰，俊士应时亦圣贤。
惨淡经营凭粉笔，磨成六卷谓抛砖。

张联芳

1992年2月于管庄

目 录

第 一 回	创世纪	一片混沌话起源	
	破顽愚	几代风流寻真谛	1
第 二 回	恃进化	亿年沧桑开新宇	
	道神奇	银河深处有人家	14
第 三 回	破字谜	自古英雄出少年	
	造金塔	多行不义必自毙	30
第 四 回	露峥嵘	强女人弄权有术	
	藉坚劲	悍男子一统乾坤	48
第 五 回	工行乐	不吝江山爱美人	
	图改革	独尊阿吞招众怨	66
第 六 回	费思量	众贤巧释楔形文	
	夺天工	两河育出新世界	83
第 七 回	扬正义	拉伽什首放改革花	
	兴霸业	阿卡德鲸吞苏美尔	95
第 八 回	米底王	惊恶梦必除后患	
	居鲁士	统一宇金殿称尊	110
第 九 回	高墨达	乘时势义军蜂起	
	大流士	平暴乱兵指希腊	123
第 十 回	十年苦斗	折将损兵空悲切	
	一条妙计	破关屠城特洛伊	136

第十一回	斯巴达 陷内争侵夺邻国 来库古 恩变法苦心兴邦	149
第十二回	梭伦翁 革积弊首倡民主 野心家 谋政权算尽机关	160
第十三回	人心齐 百年民主从今定 泰山移 希波战争由此开	172
第十四回	惊天地 孤军奋战马拉松 泣鬼神 壮士血溅温泉关	184
第十五回	扬长避短 公民齐唱空城计 破釜沉舟 水师高奏胜利歌	199
第十六回	轮番而治 亦官亦民诚可叹 人才迭出 百般红紫斗芳菲	213
第十七回	欲壑难填 烽烟燃起巴尔干 祸不单行 瘟疫肆虐雅典城	231
第十八回	龙虎相争 输赢皆是不义战 雄兵西向 征伐本为野心生	244
第十九回	当断不断 伤心泪洒西西里 该防欠防 哀鸿声惊羊河口	258
第二十回	痛失霸权 旧歌已随血泪去 喜做盟主 新曲又伴征战生	276
第二十一回	一代天骄 铁蹄踏遍亚非欧 人事无常 佛陀苦念修行经	283
第二十二回	择新居 罗慕洛奠基罗马 逐暴君 布鲁图促成共和	303
第二十三回	争平权 合伯河畔内斗多 兴霸业 亚平宁岛鏖战急	319
第二十四回	报国仇 放开古今英雄胆 雪家恨 打出天下壮士心	335
第二十五回	斗阵法 数万健儿尽喋血	

	比坚韧	多载艰辛苦还家	349
第二十六回	书悲壮	布匿人浴血成仁	
	求公道	格拉古舍身取义	366
第二十七回	撼社稷	内战腥风连天起	
	弑政敌	恐怖血雨满地红	383
第二十八回	奋自由	角斗士铤而走险	
	行残忍	奴隶主暴戾恣睢	397
第二十九回	谋政权	三头轻取元老院	
	追穷寇	英雄难过美人关	410
第三十回	挟旧恨	恺撒独裁遭暗算	
	结新怨	共和军阀重开战	428
第三十一回	安东尼	石榴裙下愿折腰	
	渥大维	共和瓶里装新酒	443
第三十二回	乱哄哄	你方唱罢我登场	
	呼悠悠	旧欢过去添新恨	457
第三十三回	世道黑	福音西渐人心醉	
	气数尽	单木难撑大厦倾	472

第一回

创世纪 一片混沌话起源 破顽愚 几代风流寻真谛

话说老树有根，活水有源，凡有肚脐眼的人个个有祖先。但天下事物，看上去似乎简单，细究起来却常常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是故树根好寻，水源易觅，而类似张三、乔治、伊凡、哈桑们的祖先乃至全人类祖先的问题便不知伤透了多少有心人的脑筋，也使作史的人常常为世界史、地区史、国别史的开头费尽了心机。

世人皆知，自从地球上有了人，就有了我们人类世界的历史。历史有长有短，总要顺着时间、地点、人物从头说起。然而翻翻我们手头的史书，人类产生的时间一本书一个样儿，从几十万年前到300万年前上下波动。产生的地点和化石代表也变化不定，此一时是亚洲某地的古猿，彼一时是非洲某处的古猿。至于人类本身是怎么演化过来的，各种特征（毛发稀少、直立、肤色、语言、思维……）的由来等等就更是言人人殊，其说各异。显然，人类今天对自己的起源还处于似知非知、一知半解的状态。

列位看官或许要问：论我们人类现在的能耐，从微观到宏观、从基因工程到航天工程、不是无所不晓，无所不能吗？何故竟连自己祖宗的事儿至今还不甚明了呢？说来这倒不是因为我们的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们无能，而是因为这些问题的难度实

在太大，当代人的智慧尚未达到彻底解决它们的地步。

需知，当我们人类 1000 多毫升的脑浆子里产生寻根冲动的时候，已经远离了自己初始的年代，且远离的不是几百年，而是几百万年。在几百万年绵亘的时间流中，几十万代人无声无息地逝去，除了丢下些许深藏于地层中的遗骸外，没在后世人的记忆中留下任何痕迹，或者勿宁说那几十万代人的大脑本来就未形成存储此类信息的功能。因而欲在这种几近于无的情况下准确找到自己的祖先，查明自己的身世，犹如在浩瀚的海洋里捞取一根绣花针，谈何容易。

可话要说回来。人这个万物之灵，灵就灵在善动脑筋，穷根究底。再棘手的难题总要绞尽脑汁设计出一个或几个答案来，再严峻的挑战也敢变着法儿迎战。常言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此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倘若不信，不妨看看我们人类在自身起源问题上是如何探索不止，日益逼近真理的。

早在心智初启、愚顽刚开的年代，距今少说也有几千到几万年前吧，我们祖先当中，少数长了心眼的所谓“人尖子”，就开始对自己的缘起问题产生了兴趣。那个时候，我们祖先的力气不小，整日价干的是体力活，可思想却天真得可爱，常年不洗的脏脸上总闪着一对稚童般的眼睛，好奇地观察、品评自己周围的一切，包括自身。这说白了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在他们晶莹的眸子里，什么都使他们纳闷，一切都充满神秘：为什么天空是蓝的，有时又变成灰濛濛一片？为什么太阳、月亮升起又落下，落下又升起了……诸如此类问题把我们祖先里头的聪明人脑皮子都想得发麻。他们终于意识到，生老病死、花草荣谢、星月游弋、昼夜交替、四季循环……这些现象似乎都受某种神秘的力量和生命的摆布，一切疑问的解答好像操纵在这无形的力量和生命手里，人的起源也不例外。于是，能去掉一切大问号的万能全知的造物主就在我们祖先的心灵中浮现出来。这“万事通”不是别的，就是所谓的“神”。遍数世界各地的古老民族，打着灯笼找不出一个未曾把自己的祖先归之于神灵

的，区别仅在于各自神灵的细微末节有所不同罢了。

我们记忆中的两河流域的古老居民苏美尔人就曾经煞费苦心，勾勒出了一幅创世纪的美妙图画。画中的世界起初不过是一汪迷茫的水。随后水里升起了一座山岭。山顶是天神恩，性别男；山脚是地神吉，性别女。这阴阳二神一结合，便生出了爱情结晶——大气之神恩利尔。恩利尔后来主宰了大地，成为人类与众神的造主。所以苏美尔人把他的庙修得又高又大，好事都是托他和他的徒子徒孙的福。

无巧不成书，离苏美尔人几万里的新西兰土著毛利人也琢磨出了同样的答案，说世界之初一片混沌，黑暗中不知怎的就冒出了一批神仙。其中天神朗吉和地神帕帕结为恩爱夫妻，开花结果的儿子叫柯涅。柯涅又为自己造出妻子希涅，二神就是我们人类的祖先。

古希腊人的解释更是有趣。说世界开端，四处朦胧，万物的种子混拌在了一起，没什么定规也没什么形状。土地不硬不软，海洋非水似水，空气模糊不清，似有似无，全是一团不象。后来也不知是鬼斧还是神功，许多种子一下子就分离开来了。轻的升腾变成大气，重的跌落形成土地，流到最下边的就生成了海洋，像千斤顶似的托起大地。继而众神又从混沌中出现，其中天父乌拉诺斯和地母凯亚便是天生一对、地造一双。后来，他们的孙子普罗米修斯掌握了一套高妙的泥塑手艺。只见他用水和泥，再搅拌上混沌内残留的种子，然后照着众神的模样，左揉右捏，变戏法似的捏出不少活人和动物。说来有趣，这普氏创作自己的“艺术品”时曾灵机一动：为什么不把动物一律塑成面孔朝下，以便与人类有所区别呢？这一念之差，竟使得人与动物的脊梁骨永远不一样、头位永远上下有别了。后来，这位大慈大悲的“泥塑家”又教会我们各种生活的本事，还舍己为人，把天火盗送人间，成为值得尊奉与学习的伟大人类祖先。

古希腊人的学生古罗马人后来改编了老师的神话，掺和了些

人生哲理的佐料。说普罗米修斯原本只捏了男人，第一个女人潘多拉乃是由罗马大神朱庇特造出来的。天堂中的每位神灵都帮忙赋予她某种优点和技能。维纳斯给了她天姿绝色，阿波罗给了她音乐才能……然后朱庇特把这位多才多艺的美人送到人间，做了那傻小子的妻子。潘多拉的嫁妆盒里装着众神的祝愿。她偶一不慎打开了盒盖，只听呼喇一声，各种祝愿争先恐后飞走了，唯独只剩下一个——“希望”。就是这“希望”，终世与人类结为伴侣，成了支撑人生的力量。

有关人是泥捏的说法，最古老的出处要追溯到古埃及。古埃及人想出了一位牛头人身的神仙叫哈奴姆，曾经一本正经坐在靠椅之上，一个接一个、不紧不慢地用粘土捏成许多小泥人，码得整整齐齐，煞是好看。后来他又同女神赫脱合作，不知用了什么魔法秘方，这些泥胎就变成了活人。这个传说大概是古埃及人学会用泥巴制陶器以后的联想。他们后来的解释就简化多了，只说人是从太阳神拉神的眼珠子里蹦出来的。

要说泥人的神话中最奇妙乖巧的，当属我们中国人的杰作。传说开天辟地以后，大地一派生机。天神女娲仍感到有些美中不足，就弯下她那肥硕的腰，伸出小葱似的嫩指，掘土和泥，模仿着自个儿的模样，捏出一大堆小人。然后细细打量，心中好不得意，遂吹口仙气，那泥人个个活蹦乱跳起来。可大地太广袤了，尽管女娲勤勉手快，但手工劳动毕竟费力又效率低，泥人产品远远不能满足无边旷野的需求。大概女娲手指头捏得红肿生痛，于是她大胆创新，取一根藤条，蘸上泥浆顺势往大地上那么用劲儿一甩。只听“叭”的一声，泥点子飞溅，滴滴不凡，意犹未尽，均变成了大活人。女娲接着指示人们男婚女嫁，生儿育女，她自己便成了令人尊敬的老祖母。大概她造我们的时候用的方法比别的地界儿先进得多，因此我们现在吃饭的嘴巴特别多也就一丁点儿也不奇怪了。

诸如此类神仙造人的解说各民族皆有，细讲起来，几十万字的大书也容纳不下，而其中要数古代希伯来人（今犹太人祖先）的神

话最最圆熟系统，流传也最广泛，至今还在到处宣讲。《圣经》开篇便是“创世纪”。第一章里先是说全能的上帝就着浑噩幽冥的黑暗，用了6天功夫先造昼夜，再造天地，三造植物，四造日月星辰，五造水生动物，六造陆生动物和人类，第7天喘口气，歇了工。现在大家休礼拜天，看来托了上帝的福。《圣经》卷一第二至四章又进一步展开上帝造人的具体经过。因为第一章忘了交待上帝造人时用了什么材料，是什么工序，所以第二章以后就说上帝取土先捏了个小伙子叫亚当，遣他到伊甸园去看管果树，并告诫他：园内的果实你尽可摘食，唯独园中央那棵树上的果子万勿动，因那是棵赋予善恶知识的魔树。上帝劳动多日，稍有空闲，瞅见亚当孤身一人，甚是寂寞，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乃施法术麻醉亚当，趁他昏睡过去，为他作了胸外科手术。开刀抽出一根肋骨，变作一位叫夏娃的女人，与亚当配成美满夫妻。两人赤身裸体，不晓得廉耻，在伊甸乐哉、悠哉。孰料好景不长，有条滑头滑脑的毒蛇见夏娃少不更事，幼稚可爱，便不怀好意问她道：“上帝果真告诉你们勿食园内树上的果子吗？”夏娃答：“我们可吃园里任何一棵树的果实，除了园中间那棵。上帝告诉我们不仅不能吃，连摸一下我们都会死。”毒蛇摇摇三角脑袋道：“哪有的事啊！你们不会死的，因为你们要是吃了果子就会像上帝一样知道什么是善恶了。”夏娃禁不住蛇的诱惑，竟心迷神醉地偷食了禁果，还将果实给亚当尝鲜。这一尝坏了事，触犯了天规，惹恼了上帝，罚夏娃围着锅台转，受怀孕生子之苦，罚亚当头朝黄土背朝天，终日价在田里劳作。某些西方人自诩是亚当、夏娃的后裔，对他们来说，所有的人自打娘胎生下来就是有罪的。

为了研究方便起见，后来的人就把世界各地的这种神灵造人的说法统称为“神创论”，或者“特创论”。它们曾经是关于人类起源的最权威答案，千人一腔，万人一面。

不过，世上的问题常常不是一个答案。自古以来虽然特创论曾占据了大多数人的头脑，但各民族中并非全都是人云亦云、头

脑简单的应声虫，另辟蹊径的人自不乏见。

古希腊就有那么一小批爱智的脑力劳动者，专注于仰观宇宙，俯察人生，进行独立于神之外的思考。其中有一个米利都学派^①，人称朴素唯物主义流派，个个都绝顶聪明。你们不是说神仙万能吗？我偏说世界万物并不是神功造成的，而是纯粹由金木水火土等物质生成的。有位叫阿那克西曼德（约公元前 611—前 546 年）的先生，更是独具慧眼，干脆断言：人是从海里的一种很像鱼的动物变化过来的。如果不考虑原始人的图腾崇拜，这大概是人类源于动物界的最早的说法了。

古罗马有位大诗人卢克莱修（约公元前 90—前 55 年），较阿那克西曼德还富想象，他说人和动物像植物似的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起初人们蒙昧无知，慢慢学会了用火、穿衣、造房，使用的工具也更新换代了三次，从石器、铜器发展到铁器。在诗人眼里，不只人类非神所生，连人类的才能也同神仙没有关系。这种把人和生命的起源归结于自然界的说法叫作“自然发生说”，和“特创论”顶牛。

列位看官，按今天人类的认识水准，自然发生说要比特创论接近真理一些，但二者都是古人跟着感觉走，得出的纯粹假设，充盈着仍是孩童般的天真。一个成年人不能讪笑与苛责孩童的幼稚，相对而言，成年的人类同样不应嘲弄和指责童年期的人类对自己起源的探索尝试。当然，如果把神创论政治化，人为地抬到至尊至圣地位，甚至迫害持不同意见的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方面，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专政是个最好的例子。

当时，教会把《圣经》中的说教视作终极真理，与神创论相异的看法都是异端邪说，亵渎神灵，一派胡言，因而对之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结果古希腊、罗马人的许多闪光思想被尘封到教堂和修道院的书柜之中，断了传人。可怜那些中世纪的众多神父、教士等饱学之士，终生抱着一部《圣经》，全部才智都用来诠释、证明经书每句话的正确性，不知枉费了多少劳动。14 世纪有位教皇格利高

① 得名于小亚希腊城邦米利都。

里十三世，殚精竭虑，竟奇迹般地算出上帝造人的时间是公元前 5129 年。英国大主教厄谢尔则不同意这一分期法，在编纂年历时推算出上帝造人的时间应该是公元前 4004 年。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神父进一步把亚当诞生的时间“精确”到小时，即公元前 4004 年 3 月 23 日上午 9 点整。依此类推，天地的年龄也不过比亚当早 5 天。有的神父还论证出亚当身高近 38 米，夏娃身高 36 米还多，简直是两位巨神灵。

大凡神灵，都是某种人们感觉到了的东西却又说不清、道不白其原因的观念表现，越玄乎越朦胧才越有魅力。中世纪的基督徒们钻进牛角尖，竟把神话说得有鼻子有眼，连几根汗毛都证明得一清二楚，这就把神话传说推到了极端荒谬的地步，完全失去了希伯来人那种原始的风采。

《圣经》能暂时解释一切 能施诸百代而不惑，却不能永远放之四海而皆准。岁月悠悠，时光流转，15 世纪以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资本家需要能带来利润的科学技术，上帝对此可帮不上一星半点的忙，于是自然科学和技术发展了起来。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的视野大开，产生了在更大范围内比较和联系的目光，脑袋瓜里的问号越来越多，上帝不再能充分满足人们的思想需要了。果然，时钟转到 18 世纪，开始有人挖神创论的墙脚了。

瑞典出了位现代生物学分类的鼻祖叫林耐，发现人类与类人猿有许多共性，因而在拟定动物分类系统的时候将人和类人猿分到一起，通称为“灵长类”，就是头等聪明类之意。这样分类显然给揭开人类起源之谜提供了新思路。

头一位小心翼翼提出人猿共祖假说的人，是法国学者布丰。在人们眼里，布丰是个独树一帜的怪人，常发一些令人吃惊、打破常规的“怪论”。比如，他公然敢说地球根本不是上帝造出的，而是彗星从太阳上撞下的一个碎石块；地球上的生物依照生活条件的改变而变异，逐渐取道进化而来。这种思想用来引导他的人类起源研究，就自然而然地得出类人猿可能是人类低级形式的结论。这

可都是些大逆不道、违背教条的言论，布丰自己心里也惊得慌，怕教会找他算帐。他思前想后，生出一个明珠暗投的想法，于是在著作中这样写道：“如果《圣经》没有明白宣示的话，我们可能要去为马和驴、人和猿寻找一个共同的祖先了。”

尽管布丰的新思想拐了弯、抹了角儿，但教会可不是吃素的，那些满腹经纶的神学卫道士干的就是挑毛病、打棍子这一行，轻易蒙不住。布丰很快受到严厉批判：圣人已论此，汝敢离分毫？他的著作《自然史》面临被查禁的危险。大难临头，把一介书生布丰唬得够呛，连连忏悔，在巴黎大学还被迫做了当众检讨和保证：“我没有任何反对《圣经》的意图，我绝对相信《圣经》里说的关于创造世界的时间和事实。我宣布，我放弃所有在我的著作里谈到关于地球形成的说法，放弃所有可能与摩西故事相抵触的说法。”

布丰虽没有布鲁诺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精神，却毕竟是第一位想到人猿共祖的人。有道是第一个用鲜花比喻美人的是天才，第一位想到人猿共祖的布丰也应该归于天才之列。

真理总是遮掩不住的。时隔不久，布丰的门生拉马克继续其先生未竟的事业，又向神创论发了难。这叫一波乍平一波又起，更有好戏在后头。拉马克赶上了好时候。法国大革命吹来了思想解放的春风，教会的思想控制松得多了。因此他在书斋里没日没夜地写作、思考，脑海中常常翻滚着这样的问题：既然地质学的知识已表明地球有悠久的历史，地球上的环境在不断变化，那么一切依赖于环境的生物也必定在不断变更。可最初的生物是怎么产生的？又是怎么变成今天这样的大千生物世界的呢？他为解答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设计了一个又一个的方案。最后在 1809 年发表了名著《动物学哲学》，系统展开了老师和自己的进化论点。他在书中提出生物皆因自然的作用才得以产生，随环境的变化而演化，开始简单，后来复杂，一种生物可转变成另一种生物，人类也是这种进化的结果，从“四手类”（猿类）脱胎而来，与上帝的干预毫无关系。

拉马克是第一位明确提出人猿共祖的科学家，打破了神创论的一言堂，在科学史上功不可没。俗话说：师高弟子强，布丰、拉马克师徒二人便是证明。剩下的任务该是再填一把火，使进化论这块生铁炼成令人信服、坚韧无比的好钢，折服尚笃信神创论的知识界。负起这项重任的巨擘是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

拉马克的《动物学哲学》问世那年，达尔文刚好降生在英国一个小城的医生世家中。这孩子从小就着迷生物，天上飞的鸟，地上长的树，土里爬的虫，水里游的鱼，他无一不感兴趣。放学归来，瞅着空子便跑到野外采集动、植物和矿物标本，兴致来了爬到树上，目不转睛盯着母鸟孵小鸟，要么便扛着鱼竿到河边钓小鱼。钓得鱼后回家找个瓶子养起来，睡觉前也要凑到瓶前看看鱼怎样游水、吃食、睡觉休息。功到自然成。久而久之，他便养成超常的自然观察能力，为他后来提出石破天惊的论断和论据打下了基础。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1828年，达尔文奉父命入名牌学府剑桥大学学习神学。离家进入大学校园，对爱好生物学的达尔文来说简直如鱼得水。他把功夫多花在生物学、地质学、化学、矿物学知识上，神学专业却学得马马虎虎。结果，三年下来他有违父亲初衷，毕业后没入教堂却进了科学殿堂，从一个未来的福音传播者变成上帝造人说的掘墓人。决定命运的最终选择是在1831年毕业前夕做出的。经老师推荐，达尔文决定乘调查船“贝格尔”号赴南美考察。考察船的任务是收集新大陆的生物、矿物、地质材料，测定航路，为大英帝国的殖民事业服务。达尔文在船上充当普通调查员。一旦从狭窄的英伦三岛驶入广阔的世界，年轻的达尔文已经积累的观察力与生物学、地质学知识就派上了大用场。调查船在从南美大陆北部向南部的环绕航行中，沿岸和岛屿上的自然现象引起了达尔文的注意。他发现许多事物难以同传统解释相吻合。尤令他困惑的是：各地的同一物种，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怎么不像上帝用同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呢？为什么它们总是依地区变化而有序地变化，既相似，又不相